全译插图本

世界文学名著典藏

SHIJIE WENXUE MINGZHU DIANCANG

QUANYICHATUBEN

高老头

Le Père Goriot

老小姐来翘诺，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个绿色塔夫绸遮阳罩，用黄铜丝箍着，脏兮兮的，
准会叫怜悯天使吓一大跳，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，似乎盖着一副枯骨，隐藏在内的形体是那么嶙峋。
究竟是什么使这个女人形销骨立的呢？她当年一定漂亮风韵过，是荒唐，
忧伤，还是贪婪？是情网陷得太深，兜售过脂粉服饰，还是仅仅当过烟花女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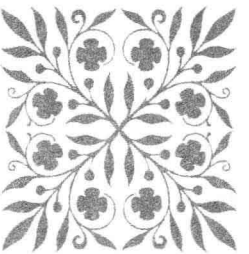
[法] 巴尔扎克 著

钱治安 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·世·界·文·学·名·著·典·藏·

Le Pere Goriot

高老头

[法]巴尔扎克 著

钱治安 译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高老头/(法)巴尔扎克著,钱治安译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6

ISBN 978-7-5354-4987-0

Ⅰ.高… Ⅱ.①巴…②钱… Ⅲ.长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Ⅳ.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8281 号

责任编辑:毛 娟 尹志勇 责任校对:陈 琪
美术编辑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封面设计:异一设计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430070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http://www.cjlap.com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印刷: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9.25 插页:4
版次: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174 千字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巴尔扎克笔下的人伦道德

1819年冬天的巴黎，在一所破旧的包饭公寓里，围坐着形形色色的男女。其中有外省大学生拉斯蒂涅、退休商人高老头、神秘人物伏脱冷。每逢开饭的时候，饭厅里特别热闹，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取笑高老头。大学生在巴黎有个远房表姐，她是上流社会的鲍赛昂子爵夫人。他巴结表姐，并借着这层关系出入巴黎上流社会。这就是小说《高老头》（Le Pè re Goriot）里的主要人物。

小说作者巴尔扎克（Honoré de Balzac，1799—1850），是法国文学大师。二十年（1829—1849）如一日，每天十五小时的超负荷工作，使他得以写出一系列小说。他受但丁La Divine Comé die（《神曲》，或译《神的喜剧》）的启发，1842年起把自己的全部小说总称为La Comé die humaine（《人间喜剧》）；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、悲欢离合，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活剧。一套卷帙浩繁、气势恢宏的《人间喜剧》，包括近百部小说，两千多人物，深刻广泛地再现了19世纪上半期整个法国的社会生活。这套系列小说写尽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人生百态，其重要代表作便是这部《高老头》。小说《高老头》1834年底开始在期刊上连载，次年首次出版单行本。小说充分体现了《人间喜剧》的基本主题，充分代表了巴尔扎克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这部作品多场景，多层次，多情节，多故事；盘根错节，主次有别。大学生拉斯蒂涅野心勃勃，梦想早日出人头地，迷上了对巴黎社会的观察揣摩，随着他观察的深入，高老头的人生悲剧渐渐浮出水面。

高老头早年是倒卖粮食起家的暴发户，他把对亡妻的爱全部投入到女儿身上，百般溺爱，一心要让她们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当初他以巨资作陪嫁，使大女儿嫁给雷斯托伯爵，小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。他自以为女儿跨进了上流社会，自己便可跟着享福。岂知不久以后，这两家人却嫌他不够体面，先后将他扫地出门。高老头不得已只能私下见见女儿。他为使女儿开心，宁愿付出一切，忍痛出卖房产店铺，把钱分给两个女儿，自己却住进公寓。两个女儿虚荣阔绰，心安理得地长期榨取父亲所剩无几的养命钱。歇业退休的父亲心甘情愿，大有受虐狂倾向，希望替她们承受所有的痛苦。为满足她们的种种奢侈欲望，他不断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，变卖身边细软，直到山穷水尽。落魄卧病的高老头弥留之际仍然祝福两个女儿，但却没一个女儿来床头端茶送水，死后也没一个女儿出钱出面安葬。

高老头的晚年悲剧在于，他深信，女儿不孝，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如果有错，那是女婿的错，是情夫的错，是老爸他自己的错。反正是别人的错，女儿是天使，不会错的！而他的啃老族女儿，一心只对他敲骨吸髓。

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青年野心家拉斯蒂涅、没落贵夫人鲍赛昂和玩世不恭的伏脱冷的形象。拉斯蒂涅在小说里起着重要作用，他不仅是书中人物，同时也是社会观察者和事件见证人。可以说，他就是作者本人的影子。他原想靠发愤读书获取功名，但很快就被巴黎社会所腐蚀，萌生了走捷径向上爬的欲望。鲍赛昂夫人和逃犯伏脱冷，分别是拉斯蒂涅性格形成的教唆者。这两人所出的损招如出一辙：要想成功就得不择手段，通过情人、通过联姻、通过谋财害命。拉斯蒂涅目睹了身边发生的一件件怪事：昔日富翁高老头被两个女儿盘剥得一贫如洗；社交场皇后鲍赛昂夫人只因缺乏金钱被情人抛弃，而被迫退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流社会；自以为神机妙算的伏脱冷，也被贪图赏钱的近邻出卖而重归牢房。这三件事给拉斯蒂涅上了刻骨铭心的人生课程。作品主要描写了拉斯蒂涅野心家性格形成的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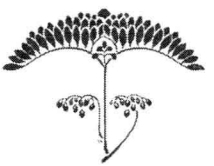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《高老头》里还有一个非“人”的主角，那就是金钱。金钱当头，见利忘义，人性泯灭，不论市井小民还是上流人士，都可放弃任何原则与道德。巴尔扎克描写了一幕幕围绕金钱展开的悲剧，揭露了建立在金钱上的“父爱”、“亲情”和人伦关系，对物欲横流、道德沦丧的社会予以强烈抨击；有力地批判了金钱扭曲人性、腐蚀社会的罪恶，批判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。

这部小说构思精巧，脉络清晰，戏剧手法十分明显。作者先把环境、人物烘托出来，然后再酝酿事件，逐一铺开，骤然爆发，最后收场。拉斯蒂涅这根情节主线连接了所有的场景，为其安排先后顺序，并且赋予特定意义。作者还运用了对比反衬的方法，譬如，高老头的痴情和女儿的绝情；高老头对女儿百般溺爱，而百万富翁泰伊番却将女儿逐出家门。典型人物的刻画是巴尔扎克的最大特色，无论是外貌描写还是心理刻画，哪怕是一个细节，都使人物尽可能鲜明生动。人物语言充分个性化也是作品的一大特点，贵族沙龙里的语言与平民百姓的语言绝不一样。

巴尔扎克特意在小说里直接出面声明，书中的事情都是真实的，“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，抑或在自己心里，发现其中的某些成分。”这部作品的意义超越时代、超越疆界，不断撞击世人的心灵。一部好书，是人生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，是自我提升的文化源泉，是修身养性的良师益友。小说还蕴涵许多其它要素，有待于读者各自去挖掘、去感悟。

钱治安

2007年3月



目　录

巴尔扎克笔下的人伦道德 …… 1

1 平民公寓 …… 1
2 初见世面 …… 84
3 鬼上当 …… 153
4 父亲的死 …… 212

1

平民公寓

伏盖太太娘家姓孔弗朗，已经有了一把年纪，四十年来在巴黎开一家平民公寓。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马尔索区之间，坐落在圣热内维埃芙新街[①]上。这家公寓名叫伏盖公寓，客人无论男女老少，一概欢迎，风气端正，从没受过飞短流长的攻击。然而三十年间，却不曾见过年轻女客在这里住宿；青年男子非得家里给的生活费少之又少，才会住到这里来。话虽如此，一八一九年时，正当下面的悲剧开场的时候，这里倒真的住着个可怜的少女。伤感文学盛行的时代，悲剧一词泛滥成灾，敲击身心，以致无人真信，而在这里却不得不用。这并不是因为，从词语的真正含义上说，这个故事有什么悲剧成分，而是因为这部小说完成之后，intra muros et extra[②] 的读者也许会掉几滴眼泪。这部作品能否为巴黎以外的人所理解？大可怀疑。书中的实地采访和地方色彩比比皆是，其特色只有住在

① 现名图尔纳福尔街（rue Tournefort），在巴黎五区。

② 拉丁语：城墙内外。

蒙马特尔和蒙鲁日这两处高地[①]之间的人才能领略。在这个闻名遐迩的地带，墙上的处处灰泥摇摇欲坠，地上的条条泥浆乌黑乌黑；到处是真苦难，假欢喜；人心是那么浮躁激昂，不知要有何等非同寻常的事件才能造成一时的感触。然而，东零西碎的痛苦随处可见，因为善恶混杂而变得伟大而庄严：面对这些景象，连自私自利、惟利是图的人都不免停下脚步，动起恻隐之心；可是他们获得的印象转瞬即逝，就好比囫囵吞下的美果。文明之车，就像载着札格纳特偶像的神车[②]一样，被一颗比较不易碾碎的心略微耽搁，阻住车轮，立刻把它压碎，又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行。你们读者也会这样，用白皙的手拿着这本书，埋在柔软的安乐椅里自言自语说道，这一本大概可以让我消遣一下。看完高老头隐秘的伤心史之后，你们晚饭照样吃得很香，而把自己的无动于衷归咎于作者，说他言过其实，自作多情。哎，各位须知，这部悲剧并非杜撰，也不是小说。All is true[③]，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，抑或在自己心里，发现其中的某些成分。

公寓的房子属于伏盖太太，位于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的下段；那地方的地面往下通向弓弩街，坡道很陡，难得见有马匹取道上下。恩谷医院和先贤祠之间那些小街，因而就格外宁静。这两座历史建筑投下一片黄黄的色调，改变了周围的气氛，圆圆的穹顶庄严肃穆，使下面的一切黯然失色。这里路面

① 这两处高地分别位于巴黎城北、城南。

②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一个化身，节日出游，其像高置车上，善男信女奉之若狂，甚至有投身轮下之举。

③ 英语：全都是真情实事。

干燥，沟里没有泥水淤积，沿着墙根长着杂草。行人到了这里都快快不乐，最乐观的人也概莫能外。一辆马车的声音都会造成轰动。房屋死气沉沉，墙壁散发出牢狱的气息。巴黎人若是走错路来到这里，目之所及，只能看见些公寓、学校，不是苦难便是烦恼，老年人苟延残喘，本应快活的年轻人也不得不埋头发奋。巴黎没有一个街区比这里更加阴森可怕，可以说，更加不为人知。尤其是圣热内维埃芙新街，仿佛一个青铜边框，作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为了便于理解故事，多用一些灰暗的色调和沉闷的形象，实在也并不为过。这就如同游客参观地下墓穴，一级级走下去，日光随之渐弱，向导的声音也变得空洞起来。这个比喻真是恰如其分。谁又说得清，心如古井和脑袋空空，究竟哪一样看上去更为可怕呢？

公寓正面对着小花园，因而房子与圣热内维埃芙新街成直角，在街上看得出房屋的进深。房屋与花园之间，沿着正墙有条微凹的碎石带，宽近两米；前面有一条平行的铺砂小径，两旁蓝白二色的大陶盆里，种着天竺葵、夹竹桃和石榴树。小径靠街的那头开一扇半大不小的门，上方有块牌子，写着：伏盖公寓，下面的字是：寄宿包饭，男女宾客，一概欢迎。白天是一道栅门，上面装有声音刺耳的门铃。透过栅门，可以望见小径那头正对着街的墙上，画着个仿绿色大理石的神龛，那是本区画匠的手笔，里面立着一尊爱神像。喜欢联想的人见了那浑身斑驳的釉彩，说不定会看出一段巴黎艳事；这种毛病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便可医治。底座下方有铭文，模糊的字迹反映出当年人们情之所致制作神龛的年代，伏尔泰一七七七年荣归巴黎的年代。铭文是这样写的：

无论你是谁，这便是你的良师，
过去是，现在是，或者将来是。[1]

夜幕降临的时候，一道板门便代替了栅门。园子的宽度正好等于房子正面的长度，两边各有一道墙：一道是街墙，另一道是与隔壁分开的界墙。旁边那所屋子爬满了常春藤，把屋子整个遮住了，在巴黎也算是一景，格外令行人瞩目。两面墙都被成排的果树和葡萄藤遮盖着，瘦小而蒙尘的果实，每年都要使伏盖太太大伤脑筋，而且成为她与房客聊天的话题。沿着两道墙各有一条狭窄的小径，通往一片椴树树阴。伏盖太太虽然出身于孔弗朗家族，却总把椴树说成椴叶树，客人们用词法来纠正她也无济于事。两条沿墙小径之间是一方洋蓟，两旁是修剪成纺锤形的果树，边上还有酸模、生菜、香芹。椴树树阴下有一张绿漆圆桌，桌边放了一圈椅子。每当炎夏，在热得可以孵出小鸡的日子里，喝得起咖啡的客人便到这里来品咖啡。房子由方石砌成，正面有四层，上面还有阁楼；墙面刷的是那种难看的黄色，巴黎的房屋几乎都这样。每层有五扇窗，装着小块玻璃，百叶帘卷得高高低低，参差不一。侧面有两扇窗，楼下的都装有铁栅和铁网。房后是个宽约二十尺的院子，猪啊、鸡啊、兔啊混在一起相安无事；靠里有个棚子，堆放木柴。棚子和厨房窗户之间，吊着个食品柜，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的油腻污水。院子有一扇临圣热内维埃芙新街的小门，厨娘从这里把屋里的垃圾清出去，用大量的水洗这块肮脏潮湿的地方，以免臭气难闻。

① 借用伏尔泰所作铭文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房子一楼的布局，自然是按开公寓的要求安排；第一间是客厅，从临街的两扇窗户采光，一个落地门窗供人出入。客厅与饭厅相通。饭厅和厨房之间隔着楼梯，梯级是木料和方砖做的，上了色擦得亮。一眼望去，客厅的景象再凄凉没有，里面放几把扶手椅和普通椅，包着明暗条纹相间的马鬃布套；中间摆一张灰底白纹大理石面圆桌，上面放一套白瓷杯子，杯子上的金线已经模糊不清，这种杯子今天还到处可以看到。房里的地板铺得很糟，护墙板有半人高；墙壁的其余部分，糊的是上了清漆的壁纸，壁纸上画着《忒勒玛科斯历险记》[1] 里的几个主要场景，经典人物是彩绘的。装了铁栅的两个窗户之间的部位，有一幅画映入客人的眼帘，那是女仙卡吕普索宴请乌利西斯的儿子。四十年来，这幅画老是引得年轻客人开玩笑，他们自认身份高于现实处境，而调侃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。石砌的壁炉，炉膛里总是干干净净，说明只在重大节日才生火。壁炉上摆一对花瓶，插满了纸花，纸花因年久而显陈旧，还用罩子罩着；当中放一个极为难看的灰蓝色大理石座钟。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气味，也许该称之为公寓气味吧。那是闷味、霉味、哈喇味，叫人冷飕飕的，吸到鼻子里湿漉漉的，直往衣服里钻；那是屋里刚吃过饭的气味、杯盘酒菜的气味、济贫院的气味。老少客人呼出的伤风气息，以及各自的特殊气味，若能设法检测其中令人作呕的成分，也许这气味还能形容。哦！尽管俗不可耐，但与毗连的饭厅相比，您会觉得，这客厅还算高雅、芬芳了，一如贵妇的小沙龙呢。饭厅整个装着护墙板，原来的漆色如今已难以辨认，上面的污垢层层叠

① 法国作家费纳隆（1621—1715）所著小说（1699），取材于希腊神话。

叠，构成一幅幅狰狞怪异的图案。靠墙有几个黏糊糊的餐橱，橱上摆着几个缺了口的玻璃水瓶，暗淡无光；还有几个镀锡花纹铁皮圆垫，几摞图尔奈出产的蓝边厚瓷盘子。角落里有个小柜子，分成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，用以存放每个客人的餐巾，餐巾上不是污迹点点，就是酒痕片片。这里还有一些用不坏的家什，没处摆放而扔在这里，仿佛文明的残片留在了痼疾收容院。你会看到一个晴雨表，每逢下雨就出来一个修士；还有几幅倒人胃口的劣质版画，镶在黑漆描金的木框里；一个嵌铜的玳瑁挂钟；一个绿色炉子；几盏灰油积垢的油灯；一张长桌，上面铺着漆布，油腻之厚，足够无聊食客用手指在上面刻画自己的姓名；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椅子；几块破旧的擦鞋垫，散了的草辫若即若离；破破烂烂的脚炉，孔眼豁了，铰链脱了，木架子像炭一样焦黑。这些家什不是陈旧、裂缝、朽烂、摇晃、虫蛀，就是缺这少那，不堪使用，摇摇欲坠；若要一一说明，非得还要描写一番，那样拖泥带水，势必会影响故事的趣味，恐非性急的人所能原谅。红色方砖地因摩擦和上色，到处是一条条凹痕。总之，这儿毫无诗意，一派贫困，一种锱铢必较的，浓重的，破败的贫困，即使还没有污泥浊水，但已是秽迹斑斑，虽说还不至于千疮百孔，支离破碎，但离腐朽崩溃也为时不远了。

早上将近七点，是这间屋子最辉煌的时刻；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，首先出现，它跳上餐橱，把好几碗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，然后呼噜呼噜地做它的早课。不久寡妇露面了，做作地戴着罗纱软帽，帽子下面露出一圈没戴好的假发，懒洋洋地趿拉着一双愁眉苦脸的拖鞋。老不老少不少的胖脸，中央突出一个鹰钩鼻子，一双肉乎乎的小手，身材富态得像教

堂里的老鼠[①]，胸前膨亨饱满，颤颤巍巍，这一切与这间屋子倒很相宜，这里渗透出落魄失意，隐伏着算计投机；伏盖太太呼吸着屋里暖烘烘的臭味，一点都不觉得难受。她的脸像秋季初霜般清新，有皱纹的眼睛，表情可以从舞女般的笑容，一变而为债主的横眉冷对。总之，她整个的人足以说明公寓的内涵，一如公寓可以暗示她这个人。监狱少了牢头不成其为监狱，诸位也难以想象有此而无彼。这矮个妇人肥胖而苍白的身躯正是这种生活的产物，如同伤寒是医院气息的结果一样。她的毛织衬裙比罩裙还长，罩裙是旧连衣裙改制的，棉絮从开裂的布缝里绽出，可说是客厅、饭厅和小园的缩影，同时也揭示了厨房的概貌和客人的品位。她一出场，舞台也就齐全了。伏盖太太年约半百，跟所有历经坎坷的女人一样。她目光无神，假惺惺的模样就像个老鸨，为了高价可以争个面红耳赤，随时准备不择手段占便宜，如果还有什么乔治或皮什格吕[②]可以出卖，她是决计要出卖的。然而，她其实是个好人，客人们如是说；他们听见她跟他们一样唉声叹气，咳嗽不已，便以为她真是个穷人。伏盖先生当初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她从不谈起。他是怎么破产的呢？她总是回答说，倒霉呗。她男人对她不好，只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泪，这所房子好过活，还有就是不必同情任何不幸的权利，因为她说，她什么苦都受尽了。胖子厨娘西尔维听见女主人急促的碎步，便赶紧给房客们开饭。

不在公寓住宿的客人，一般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一顿晚餐。本书故事开始的时代，住宿客人共有七位。整座房子最好

① 法语转义为："极其虔诚的教徒"。

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人物，与拿破仑为敌被处死。

的两套房间在二楼。伏盖太太住较小的一套；另一套归孀居的库蒂尔太太，她的先夫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名军需官。她带了个年轻少女，名叫维多琳·泰伊番；库蒂尔太太待她就如母亲一般。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每年达一千八百法郎。三楼的两套房间，其中一套住着个老头，名叫波阿莱；另一套住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，头戴黑色假发，染着大鬓脚，自称以前做过批发生意，叫做伏脱冷先生。四楼有四个房间，两间已经租出，老姑娘米旭诺住了一间；从前加工面条和淀粉，大家叫做高老头的，住了另外一间。其余两间用于租给候鸟一样的短期客人，租给那些潦倒的大学生，这些人像高老头和米旭诺小姐一样，每月连吃带住只能交四十五法郎。可是伏盖太太不大欢迎这种人，除非没有办法才让他们入住，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。那时候，这两个房间中的一个，住着一个年轻人，他是从昂古莱姆附近到巴黎来学法律的，老家人口众多，格外省吃俭用，才每年给他寄一千二百法郎。他名叫欧也纳·德·拉斯蒂涅，是那种因贫寒而不得不用功的青年，从小就明白父母对自己的期望，已经在盘算凭着学问，在那里打点美妙的前程，而且使学业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，以便捷足先登，榨取社会。如果没有他好奇的观察，没有他出入巴黎各处沙龙的高超本领，这个故事就会缺乏真实的色彩，也许这要归功于他有敏锐的头脑，归功于他有探索的欲望，一定要看透一出惨剧的个中原委；而这惨剧，是制造的人和身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。

四楼以上有晾衣物的顶楼，还有两个小间，分别住着干粗活的伙计克里斯托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。除了七位住宿客人，伏盖太太不管年景好坏，还有八个法科、医科的大学生，以及两三个住在附近的熟客，他们都只包晚餐。饭厅开晚餐时，坐

到十八个人，最多可以坐下二十来人。但上午只有七位房客，吃午饭时聚在一起的情景，颇像一家子。人人都趿着拖鞋下楼，私下议论包饭客人的衣着、神态和隔夜的事情，他们之间说话毫无顾忌。这七位房客是伏盖太太的宠儿，她依据每人交纳膳宿费的数额，对各人定下待遇和尊敬的分寸，像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。这些萍水相逢的人，心里都有同样的考量。三楼的两位房客每月只交七十二法郎。这样便宜的价钱，库蒂尔太太是惟一的例外，只能在圣马塞尔区修道院和收容院之间的那个地段才能找到。价钱便宜说明这些房客大概明里暗里都受着穷困的压迫。所以，房子内部寒酸的样子，也反映在常客们的褴褛衣衫上。男人穿的礼服已经说不出是什么颜色，鞋子像是富人区被人扔在墙角的，衬衣快磨破了，衣服有名无实。女人穿着黯淡陈旧、染过却又褪色的连衣裙，旧花边后来补过，手套用得发亮，绉领发黄，头巾的经纬已经稀松。衣服虽是如此，人却差不多个个都很结实健壮，抵御过人生的暴风骤雨；面孔冷峻，就像不再流通的钱币一般模糊。嘴唇干瘪，却长着贪婪的牙齿。公寓的这些客人使人想起已经演过或正在演出的戏剧，并非那种脚灯前、布景间演出的戏剧，而是活生生的，虽然没有声音，冷冰冰的，但却把人心搅得发热，连续不断的戏剧。

老小姐米旭诺，疲惫的眼睛上面戴着个绿色塔夫绸遮阳罩，用黄铜丝箍着，脏兮兮的，准会叫怜悯天使吓一大跳。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，似乎盖着一副枯骨，隐藏在内的形体是那么嶙峋。究竟是什么使这个女人形销骨立的呢？她当年一定漂亮风韵过。是荒唐、忧伤，还是贪婪？是情网陷得太深，兜售过脂粉服饰，还是仅仅当过烟花女？难道她年轻时

春风得意，所向披靡，享尽欢乐，以致老来遭报，路人惟恐避之不及？她目光凝滞，看得人发冷，面容憔悴狰狞。她说话声音很尖，仿佛冬天将临时，灌木丛中的蝉鸣。她自称伺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，被儿女们以为山穷水尽而遗弃。老人给她留下了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；每隔一段时间，继承人便为此跟她吵闹，说她坏话。尽管情欲摧残了她的面容，但肌肤还有某些白皙细嫩的痕迹，足见她身上还残留一些美的踪影。

波阿莱先生简直是一架机器。他沿着植物园小径走着，像一个逐渐伸长的灰色幽灵；头上戴一顶无精打采的旧鸭舌帽，手上好不容易才拿住象牙柄已经发黄的手杖，外套早已褪色，衣摆一掀一掀，露出几乎空荡荡的裤子；套着蓝色长袜的两腿哆哆嗦嗦，像个醉鬼；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色坎肩；皱缩的粗布襟饰，跟系在他火鸡般脖子上的领带不太相称。看见他这副模样，许多人都纳闷，这个皮影戏似的怪物，与意大利大街上翩翩而行的雅弗[①]子孙，是否同属血气方刚的种族。到底是什么工作使他干瘪成这副模样？是什么样的情欲使他那张葱头脸变成茶褐色？那张脸画成漫画，简直不像真的。他当过什么差？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，在办公室管过刽子手送来的账单、物料单，单子上的东西有处决犯上杀人者所用的黑纱、垫囚笼用的锯末、挂大刀的绳子。也许他当过屠宰场入口的收税员，要么当过管卫生的副督察。总之，这个人似乎曾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，是一个巴黎拉东[②]，虽然火中取栗，却

① 雅弗，挪亚第三子，其后裔为白种民族。典出《圣经·旧约·创世纪》。

② 典出拉封丹寓言《猴子和猫》（卷九·十七）。小猫拉东火中取栗，猴子贝特朗坐享其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